■工友情怀

老党员的清气

□王士全 文/图

盛夏，千里之外的外租库一千四百多吨的玉米发热，告急！耽搁一天，玉米温度还会持续上升，结果会是粮食霉变，几百万元就会打了水漂儿。

“专家”、领导去了一拨又一拨，怎么办？场地狭小，人员紧张……热锅上的蚂蚁，方案一个又一个，又都落实不下去。

这天早晨，兴旺跟我打招呼，说他要去外租库。多少有点吃惊，粮食保管、处理粮情应该是仓储部的分内，兴旺是机电部部长，本库每天成堆的工作和事情需要他处理，怎么？……

晚上，习惯性地打开单位工作微信群，有兴旺千里之外发来的一段视频：外租库狭小的场院上,输送机“唰唰”地转动着,振动筛有节奏地抖动着，发热的玉米均匀地从库房流向输送机，通过振动筛，再通过振动筛前的输送机落地。视频里兴旺配着画外音，解释粮食发热、散热、通风的原理。前后两个扬程,再有振动筛均匀平散地抖动，落堆的粮食经过一宿的自然散热,粮食不用入库，即可装车送往饲料厂……

发热玉米经过散热通风，每天以二百多吨的速度送往饲料厂，领导们心头的一份“堵”没了。三天之后，兴旺又风风火火回库。

不得不佩服兴旺，曾经的老粮食保管员、老粮情员、老仓储部部长。

人常说“没谁地球都转”，可这件事，没兴旺的这一招，地球是还转着，可钱没了是真的。

库里部门经理，要说成天穿着工作服，成天把自己使唤成又当兵又当官儿的有几个？只有兴旺。免不了七嘴八舌，说兴旺不会当官儿，说兴旺费力不讨好。部门职工有时也有微词，你想啊，部长不闲着，职工也不好意思啊！

聊起这些，兴旺习惯地点上一根烟，深深地吸上一口：咳！你说咱们那会儿入党，真是啥事都抢着干，加班加点，谁提过加班费？那时如果偷奸耍滑，还就真觉得背后有人戳脊梁骨，后背都发凉啊！

兴旺上个世纪80年代初入党，他念共产党的好。那年，北京市粮食局到密云县招收农民合同工，兴旺被招了来。那时还是小伙子的兴旺不怕吃苦，一说苦，他就想起在山里的日子，这点苦还算苦？靠着肯吃苦，那年北京市粮食局与劳动局协调，特批了2个指标，把兴旺转为正式工人。不久，兴旺又被党组织吸纳为中国共产党员。入党真是光环，荣耀、神圣，工作中，兴旺总会有意无意地想到自个儿是一名党员，有了这个意识，说话做事，都与普通群众不一样。

几十年了，本性难改。别人说他不会当官儿，咳！说去吧，每天照例穿上工作服跟职工一块修机器。照例钉是钉、铆是铆地按制度办事。机电部责任区的卫生，整洁干净也得每天清扫，不免职工说他死性，死性就死性，制度就得执行。每天晨会说安全，不免有人嫌烦，兴旺说嫌烦也比出事故好……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，兴旺把自己的个性融入到党性了，难得，又令人佩服，尊敬！

想起元朝王冕的一首《墨梅》题画诗中的一句，“不要人夸颜色好，只留清气满乾坤。”用墨梅比喻自己的立身之德，也许用在像兴旺这样千千万万老党员的身上最合适不过了。

生命的告别

□疏泽民

死亡是任何生命都绕不开的命题。人也一样，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就必然要在某一时刻抵达生命的终点。在死亡不可避免来临之际，除了医学上的救治，病人还需要什么？我们还能做些什么？作家蒋林的新书《最好的告别》，为我们展示了病痛中灵魂的挣扎和以人为本的临终关怀。

小说的主人公凌先生,是一位66岁的肺癌晚期患者,他与一个同样罹患绝症（神经母细胞瘤)的10岁男孩小可,不约而同地住进临终关怀医院——怀人居。在几个月短暂的相处中，他俩回忆和分享了各自的人生经历:一个奋斗了大半生，老来依然无所建树；一个人生刚刚启程,生命却走向终点。不一样的人生经历，但有着同样向死而生的乐观，他俩结成忘年之交，由此演绎出人生的悲欢离合和苦辣酸甜。

对于晚期恶性肿瘤，现代医术往往无力回天。这些绝症患者的亲属，不忍心亲人过早地离开自己，也不愿背负“不孝”的骂名，总是想尽一切办法、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治疗，至于治疗的效果、生命的质量、病人忍受的巨痛与折磨，无暇顾及。在这部小说中，凌先生见证了妻子苏菲娅临终前的生不如死，想用安乐死的方式让妻子进入天堂，却绕不开法律、伦理的制约。轮到凌先生自己面临同样的困境时，他想选择自己的死法，放弃治疗，却遭遇到亲人的阻拦和新旧观念的碰撞。“这一辈子，无论工作还是生活，我都没有选择的余地。这一次，让我自己选择怎样去死吧。”一个人不能选择生，但在自己临终前，也不能选择优雅地死，难免令人唏嘘。最终，凌先生冲破重重阻力，毅然住进怀人居，在这里“过自己想过的生活，做自己想做的事”，成全了自己的临终梦想。

怀人居环境幽静，像养老院，像医院，它是人生的最后驿站。在这里，凌先生安静地创作了自传体著作《与人生言和》，委托家人在公墓给自己选择墓地，在怀人居给自己和小可举办一场追悼会。面对死亡的步步紧逼，凌先生放下了许多过去不曾放下的东西，坦然处之，那种对死亡的淡然超脱，令人震撼。

在这篇小说中，作者并没有让凌先生和小可孤军奋战，而是用生动的笔触，描绘出不同群体人性的光辉。凌先生儿女由抵制而接纳而认同，怀人居创办人林芙蓉主持凌先生和小可的生前追悼会，文友黄睿出让桃源居给凌先生和小可母子俩居住，志愿者程文玲对凌先生无微不至的关怀照料，球星与病中球迷小可签名合影……这些细节的呈现，给清冷悲凉的临终之行带来一抹暖色，也让读者在抑郁的气氛中看到阳光和希望。

现代文学作品中，描写临终关怀的并不多。蒋林先生的这部《最好的告别》，既是关于死亡和临终关怀的小说，也是关于生命关怀的小说。从这部作品中可以看出，人生就是走向死亡的旅程，生命的意义不仅在于活得精彩，活得幸福，也在于死得安详，死得有尊严。我们在追求生命长度的同时，也要关注生命的质量，对于身患绝症、无力回天的病人，多一些临终关怀，最大限度地减轻患者的痛苦，让其不带遗憾平静地告别这个世界。

人终有一死，如何向死而生？这部小说，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生命课，传递出与人生言和的力量，正如作家卢一萍所言，“最好的告别，是一步步跨越生命的台阶，找到生命的意义，然后潇洒而去。”读蒋林先生的《最好的告别》，我们找到了向生命告别的最佳方式：与疾病握手言和，与生命握手言和。向死而生，便是生命最好的表达。

衣服的故事

□寇俊杰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借衣服是常事。邻居王大哥在县城上班，结婚时买了一件中山装，口袋里插着两根钢笔。也是王大哥为人和善，有求必应，这件中山装自从他结婚后，自己穿的时间还没有借出去的时间长，大半个村的人也不管合身不合身，纷纷来借，相亲的、订婚的、结婚的来借，走亲戚、参加婚礼、去镇里开会的也要借。有点儿文化的插上钢笔，没文化的把钢笔去掉。有个文盲不知是忘去了，还是故意装着有文化，也插着钢笔去相亲，没想到女方问他钢笔是啥牌子的，他竟然答不上来，结果也没相成亲。

改革开放后，我大哥结婚，母亲本想去借王大哥的中山装，父亲说：“还是别借了，上个月小柱子结婚穿着那件中山装，我看都旧得不像样了。”哥哥也说：“现在结婚有几个人穿中山装？城里结婚都穿西服了。”“那咋办?”母亲有些发愁。“买!”父亲咬咬牙说：“哪怕借点儿钱，咱也买件西服，儿子脸上有光，我们脸上也有光，过后还能借给别人穿。”可是出乎父亲意料，那件西服只借出去了三次就没人借了，因为改革开放，人们手里很快有了钱，买西服的人迅速多起来了。

虽然没人借衣服了，但人们还是刚刚吃饱穿暖，没几件多余的衣服，更别说平时穿好的了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上小学时比较淘气，爬高上低，衣服没少磨破，那时，每天晚上母亲忙完家务，在昏黄的电灯（为了省电）下给我补衣服成了我童年最深刻的记忆。虽然我穿的是哥哥小时候的衣服，虽然衣服上补了很多补丁，但这也没什么，很多同学都是这样，没人笑话。

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，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，人们的生活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不管是大人小孩，很少见到穿补丁衣服的人了。小孩子也不再盼着过年穿新衣服了，因为人们的腰包鼓了,县城建有大型服装市场,平时买衣服的人都是熙熙攘攘,款式也越来越新潮了。以前很多人为了省钱,买布做衣服,而这时因为买衣服既方便，又比做衣服贵不了多少,做工还精细,所以裁缝店的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。

到了新世纪，人们的穿着更加时尚了，城乡差距从衣着上已不能分辨了，每家的衣柜都塞得满满的，春夏秋冬、厚薄丝棉、五颜六色、琳琅满目，家家都可以开个服装店了，稍微旧一些的衣服要么捐给灾区或贫困地区，要么都当抹布用了。前几天，侄女穿了一件露着膝盖的牛仔裤，八十多岁的母亲见了，还说：“你这是咋了？现在谁还穿烂衣服？”哥哥笑着说：“她脑子没毛病，现在时兴这衣服。”“咋又回到旧社会了呢？”看着母亲困惑的样子，我们都笑了……

本专栏持续征稿
欢迎您踊跃投稿
投稿邮箱:ldwbgh@126.com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，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)。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)。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由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(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)。
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)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：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